



仲呈祥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生于沪，长于蜀，求学立业于北京。曾任中国文

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委员、艺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兼任南京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院长等职。著有《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合著）、《当代文学散论》、《审美之旅》、《大学影视》、《文苑问路》、《艺苑问道》等学术专著十余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求是》、《文学评论》、《文艺研究》、《艺术百家》等重要报刊上发表论文200余篇，提出了文化功能的「氛围说、宝塔喻、引领论」和「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的文化建设理论主张。

自厚天美

仲呈祥 著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EVENING GLOW" LIBRARY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

白厚天美

仲呈祥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厚天美 / 仲呈祥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059-8337-3

I. ①自… II. ①仲… III. ①文艺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①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0937 号

书 名	自厚天美
作 者	仲呈祥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邓友女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5.25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8337-3
定 价	6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序

离开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工作岗位，屈指算来，已近八年了。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先弄文学，在社科院文学所从师于朱寨先生，治过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接着又学电影，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艺术中心从师于钟惦棐先生，当了几年不那么称职的中国电影研究室主任；继之奉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的艾知生之命调中国电视剧艺术委员会主持工作，一干就是廿余年；最后进入新世纪，一边兼广电总局副总编一边到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干到离职。如此文艺生涯，造就我成为了一名听命于时代召唤的门外汉一点、样样均不精的“万金油式”的文艺干部。于此我毫不后悔，环境造人，氛围养人，经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有幸的是，这种特殊经历逼我笔耕不辍，总是联系工作实践记下些人生感悟和心得体会，出版过十几本小书。如今要从中并着重从尚未入书的散发在报刊的那些自以为还值得入集存念的篇什中凑一本新的自选集，想来想去，先造出《自厚天美》这个书名来。

何为“自厚天美”？对于自己从事文艺工作近半个世纪的经验概括，我曾归纳为“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16个字；对于自己反思一生得到的人生信条，我曾手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人合一，美美与共”16个字以自励。这“自厚”，便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上的这话，我以为精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君子”的精神人格和道德操守的要求：对主体讲自强不息，对客体讲厚德载物，而整体上又是对“君子”的规范。吾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故以此律己。这

“天美”乃“天人合一，美美与共”之谓也。我所崇敬的年逾九旬的北京大学著名哲学家张世英先生不久前曾极有见地地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传统哲学的精髓，而西方现代哲学主要可以概括为“主客二分”。前者的优长在于和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关系，故在21世纪的当今世界愈益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恒久的价值，但一过度，也露出了容易压抑和妨碍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的短板；后者的优长恰在于有利于培养和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但一过度，又露出了激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矛盾冲突破坏和谐的弊端。张先生的高明，在于他力倡创建一门新的“中华民族精神现象学”，即兼容中、西方哲学的优长互补并克服摒弃两者各自短板的当代全新哲学。兼容互补，即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主张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也。所以，我笃信张先生的新哲学学说，以为取“自厚天美”实非生造，而有深意藏焉：因“自厚”，故“天美”；既流淌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哲学的浓浓血液，充溢着强烈的民族精神，又博采西方现代文化哲学的精髓，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

《自厚天美》中大致收入了我两方面的文字：一是在文艺生涯和治学经历中对沙汀、钟惦棐、朱寨、叶辛、陈建功、周月亮等师友的感恩念旧之情，是他们，教我自强不息，是他们，诲我厚德载物；二是我对文学、电影、电视剧的有点意味的评论，其间灌注着我对“天人合一，美美与共”的执着追求。斗胆将这些文字敬献于读者，实际是把灵魂示众，真诚地倾听批评和指正。

是为小序。

仲呈祥

2013年5月于京

目 录

◎ 上 篇

为人·为学·为文·····	3
故里情深	
——随沙老还乡日记五则·····	9
乡戏·乡影·乡文·····	19
“为学为文重为人”	
——悼恩师钟惦棐先生·····	28
“长相思啊，新加坡！”	
——“中国电影回顾展代表团”访新日记四则·····	39
荧屏系真情	
——第八届中国电视艺术交流散记·····	47
谜底，尚未彻底揭晓	
——第九届电影“金鸡奖”评选实录剪辑·····	59
一衣带水 十届情深	
——第十届中国电视艺术交流活动散记·····	64
东瀛选片纪实·····	75
今日“好莱坞”掠影	
——访美散记之一·····	81
千古文章——一生磊落	
——著名电影美学理论家钟惦棐生平著述管窥·····	86
为了更加绚丽的明天	
——’91中国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初评手记·····	91

他能看出五步棋

——恩师钟惦棐先生逝世五周年祭····· 94

恩师与我····· 97

阿城其人····· 101

◎ 下 篇

新时期六年文学理论批评（1976—1982）····· 121

新时期电影文化十年论纲（1977—1986）····· 142

新时期电视艺术二十年论纲（1978—1998）····· 158

中国电影百年的断想与反思····· 183

在反思历史和探索人生中走向成熟

——新时期部分小说创作青年形象系列谈片····· 196

位置 价值 实质

——纵论新时期部分小说中“探求人生道路”的青年形象····· 204

叶辛创作论····· 214

简评陈建功小说中的青年形象····· 230

谭力，让我们一起思考

——青年作者谭力小说创作漫谈····· 236

农村变革的银幕“心史”

——论《野山》人物形象主体意识的强化····· 243

从文化反思中观照人心

——《湘女萧萧》印象记····· 251

民族生存伟力与文化更新的颂歌

——评《老井》····· 260

民族文化反思的先声与中国电影形式的超越	
——《黑炮事件》论纲·····	270
《红高粱》：新的电影改编观念·····	274
感知，是有质量的	
——和钟惦棐谈王一民的电影剧作·····	283
赵书信性格论	
——与钟惦棐谈《黑炮事件》的典型创造·····	290
“《渴望》热”启示录·····	300
《北京人在纽约》后思录·····	303
《努尔哈赤》五题·····	307
三谈电视剧《三国演义》·····	311
《篱笆·女人和狗》农村“三部曲”笔记·····	315
《记忆的证明》究竟证明了什么？·····	320
英雄丰碑，史诗绝唱	
——观长篇电视剧《长征》三题·····	323
略论电视剧《延安颂》的标志性意义·····	327
关于荧屏知识分子形象及几位荧屏名家	
——与周月亮博士的对话·····	332
关于中国影视艺术创作现状的美学断想·····	346
电视艺术理论与美学建设随想五题·····	356
艺术美学与构建和谐社会断想·····	365
让科学的评论发出声音·····	370
代 跋·····	379

上 篇

SHANG PIAN

为人·为学·为文

× 月 × 日 星期三 晴

有幸随老评论家朱寨同志赴京郊广安门外的医院，探访当年轰动文坛的《武训历史调查记》的执笔人——现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钟惦棐同志。

钟老与朱老，是延安鲁艺的故交。当朱老亲热地问过病情以后，钟老操一口四川味极浓的普通话激动地说：

“老毛病了，一下难于奏效。我倒想出院算了，好一边工作，一边疗养。你想想，年龄不饶人，许多事不赶快做，真无颜见马克思啊！譬如，我那本《中国电影美学》，不抓紧搞……”

“我真佩服你老兄，一生坎坷，病魔缠身，但值此暮年，仍壮心不已！”老朱打断钟老的话，赞叹地说。

朱老这话，的确发自肺腑。听他多次说过，年逾花甲的钟老，重返文坛后，老当益壮，一发而不可止地发表了《电影的断想》等许多篇闪烁着真知灼见光芒的评论，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同时，作为文坛前辈，钟老还不吝光阴，经常抱病接待各地来访的中、青年电影剧作者、导演和演员，字斟句酌的为他们的剧本提出修改意见，绞尽脑汁的为他们的表、导演艺术出谋划策。据云，鉴于他的病情，多年来甘苦与共的老伴，曾好多次怒气冲冲地夺下他手中的笔，没收稿纸，强令休息；有好几次几乎要在房门口挂起“谨遵医嘱，谢绝会客”的招牌。但，每遇此况，钟老总是双手打拱，连声赔“罪”，口称“夫人息怒，夫人息怒……”，惹得老伴不禁发笑。于是，那笔和纸，总又复归于他；那招牌，也终究未曾挂出。

钟老说：“我们延安时期的老伙伴，如今在世者，恐不多了。每念至此，总觉得责

任重大，诚惶诚恐。不赶紧写，多给后人留点东西，有愧于民；不拼命教，多扶些文学新人成长，那是失职啊！”他停了一下，拿出一个手书的条幅，上面苍劲有力的写着“纯粹——为人 为学 为文”，对我说：“许多青年来问我文学究竟如何入门，我都告诉他们，我的体会就在这条幅上，根本的，就是要首先做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也就是鲁迅说的，‘根本的问题在作者可是革命人’。这是为学与为文的坚实基础。我读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就不仅学习梅的为艺，更注重学习梅的为人。梅的‘醉酒’、‘卧鱼’，固见其为艺功夫之深；梅的吟诗作画，固见其为艺修养之广；而梅的义演、蓄须及平素与他人之关系，更足见其为人之可敬。为艺难，为人则更难。前者是千万人共见的，后者却往往不为人知。勤于为艺而疏于为人，后者终将影响前者。当演员如此，搞创作也如此。这个道理，切莫疏忽。”

听钟老这番经验之谈，使人想起不久前他发表的论青年电影演员张瑜的那篇文章。他如此重视为人，难怪在那篇不长的文章里要三次重复“爱之适所以害之”这句话，来给这位电影新星“打补丁”、敲警钟呀！我提及那篇文章，钟老连声说：“是呵，是呵，我有意重复三次，就是有鉴于有的青年演员、作家，不懂得为人的要紧，作品一问世，捧场的一多，便一部而骄，两部而傲，三部而忘乎所以，最后被‘捧杀’掉！……”

钟老正谈在兴头上，医生和护士进来了，示意我们离去。我们只得起身告辞。钟老关于“为人”的一番见解，真使人得益不浅。

× 月 × 日 星期四 阴

出乎意料，钟老来电话，说 he 已出院回家了，叫我去一趟。

繁华的西单旁竟有如此一条窄巷，三人并肩则无法同行。钟老的家就在此巷六号。我步入庭院，穿过葡萄架，轻声走进他的书房兼会客室。这是一间布置典雅、幽静的房子。东、南壁都被书柜占满了。北壁靠窗，是一张奶油色的大书桌，壁上挂着一幅令人肃然起敬的鲁迅肖像。那是名画家裘沙的手笔。西壁是供来客坐的长沙发。壁角，几盆生机盎然的云竹惹人喜爱。钟老正伏案疾书。好一阵，才发现我来了，停下笔，幽默的取笑道：“大驾光临，我正恭候呢！”

接着，他说他是承蒙大夫恩典，赞准“保外就医”的。原来，钟老的夫人因公出差了，大夫磨不过倔老头，只好同意他暂时回家调养。我知道，夫人不在，家中缺了

“第一把手”，钟老为了那本“美学”，真会废寝忘食的。于是便说：“钟老，要注意保重，别抢了眼前的两年，丢了二十年啊！”我的意思，是愿他长寿，再干二十年。钟老不以为然，批评我说：“你这个两年与二十年的理论，颇有迷惑性，尤其为我夫人欣赏。其实，缺点辩证法。请问：干两年二十年不干，孰更有益？鲁迅万年，不是每每念及‘要赶快做’吗？——好了，不说这些，言归正传。今天，‘夫人已乘飞机去’，我们尽可无拘无束，随便聊点别的吧。”

我求教的良机到了，便问起“为学”来。钟老说，弄文艺的，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而哲学，是开窍的学问，学好了辩证法，受用无穷。他举例说：“最近，我先后给张瑜、胡芝风写了几封信，我谈的东西，万变不离其宗，就是那么一条——学会用辩证法分析艺术问题。比如，我对胡芝风讲，‘观众在舞台上看见的梅兰芳，只是个娇滴滴的贵妇人；而他在练功中，却完全是另一种汗流浹背的情景。舞台上的自由，完全是用舞台下的极不自由换取到的。作为表演艺术中的这种从难从严而后身心自如的辩证法，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艺术如此，创作何尝不是如此？你同叶辛很熟，他写长篇小说的自由，不是靠创作准备中的极不自由换来的吗？甚至于连胡芝风的京剧《李慧娘》搬上银幕这件好事，也应学会用辩证的眼光来看，才能做到艺无止境。我对她说：这事有得有失，‘得在其广，失也在其广。全国都看过了，再从银幕返回去看舞台，这样的人总是少的。因此，形式逼迫你们要排新节目，未知新米已下锅否？’

“至于张瑜，有才华，又好学。我很欣赏她的泛读小说，兼攻外语。但我发现她出名之后，很怕失败，就对她说：‘失败只要不是由于怠惰和骄矜，就不可怕。齐白石的画也并非张张都好。我见过他早年画的一张鲤鱼，用笔用墨都很板滞，更无什么新意。但齐白石究竟是齐白石，并不认为这张画丢了自己的脸，因而失去信心，还是为画不止。艺术实践包括成功和失败。弄文艺的，一定要懂得这个辩证法。’张瑜还谈到，为了提高修养，丰富阅历，她把陆游的‘工夫在诗外’当成自己追求的境界。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我又从导演处获悉，张瑜对上影厂安排她多拍些片子，以丰富她的表演实践的作法，存有异议，认为占去了她原想花在‘诗外’的工夫。所以，我又告诉她：工夫也在诗内，并以陆游、郭小川写诗为例，瞎嚷了一番‘诗内’与‘诗外’的辩证法。你看，所有这些‘为学’的道理，不都是极通俗、极平常的辩证法吗？”

讲到这里，钟老呷了口茶，点燃了一支烟（又开“禁”了！），从架上取下一本《新华文摘》，问我：“这上面选载的哲学、政治、历史、经济等方面的文章，你也看吗？”

“看一些，但不全看。”

“要争取多看些。弄文艺的，倘只读文艺书，视野难开阔。多年来，不少老朋友的子女想弄文艺而问及我时，我总是泼冷水的时候多，赞同的时候少。其原因，就因为艺术是个无底洞。他需要广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深厚的修养。以修养而论，就不仅要有文字水平，有艺术敏感，更要有思想见地。而真正做到这些，是很难很难的啊！”

我很想请钟老替我开个书目。他却谦虚地说：“古今中外，书海茫茫。我很难说清究竟应读些什么书。我自己，陆沉二十余年中，就读了些历史书。这对我理解作品，很有好处。前几天，《戏剧论丛》上有位作者，说《打金枝》很富‘人情味’。他像是把《打金枝》当成翁姑间里戏了。其实不然。从表面看，‘不痴不聋，不做家翁’，这话出自唐皇后之口，这出戏倒颇像有‘人情味’。单一翻《唐书》，便不对了，知道这‘人情味’中充满了‘非人情味’。不经过‘安史之乱’，没有唐皇朝的大权旁落，藩镇割据，不仅郭暖保不住脑袋，连郭子仪也会呜呼哀哉的。有一个自知衰败无力的唐代宗，又有一个精于世故的郭子仪；有一个不识大体的唐公主，又有一个爱说大实话的郭暖；这才有了戏剧冲突，也才有了《打金枝》。所以说，这出戏实在是一部中唐史的缩影。不读《唐书》，写不出这戏；同样，不晓历史，演不好这戏。不知以为然否？”说罢，钟老哈哈大笑起来。

听钟老讲“为学”，深刻、精辟、生动、风趣，但，那嘀嗒的钟声提醒我想起了“第一把手”的“约法三章”——谈话不宜过长。我只好起身，依依辞别了。

× 月 × 日 星期日 晴

在钟老家做客。我对他说：最近与青年作家叶辛、陈建功摆谈，他们都共同感到，搞创作，一是易犯思想大于形象的毛病，二是语言很难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但拜读钟老的大作，虽系评论，却形象、生动，像读有韵律的优美散文。这中间不知是否有奥妙可寻？

钟老听罢，笑道：“过誉！过誉！欲求‘为文’之经，你们找错了庙门。其实，我自己就是吃思想大于形象的亏的失败者。在鲁艺时，我是美术系的。我那时绘画上具有极初步的造型能力，后来理解能力加强了，手却没有跟上去，时间愈久，拉的距离愈大，甚至完全丧失了造型能力，无奈何才半路改行，胡诌点文艺评论的。思想大于

形象，当然不足为取。巴尔扎克曾通过他的小说《玄妙的杰作》中老画家弗朗奥费之口说：‘当你思索的时候，也应该拿起你的画笔。’就是说，艺术家的思索，只有同他的表现连在一起，才有用。说艺术家之所以是艺术家，要点在表现；没有表现，便没有艺术。而文学作品的表现，只有通过文学语言才能实现。懂得这个道理，是很重要的。”

我又告诉钟老，虽然《丹凤眼》得了奖，但陈建功仍然觉得自己的小说存在思想大于形象的毛病，并苦于很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钟老接着说：“我倒很欣赏建功的自知之明。我看过他写给编辑部的一封信，主张文学语言要传神，要贯注作者的灵魂。还说他读屈原的文章，感到自己的卑琐；读陶渊明的文章，感到自己的势利；读李白的文章，感到自己的狭窄，这可能就是这些典范文章的传神语言的感染能力所致。我赞成他这个主张。”

那么，文学语言如何才能传神呢？我刨根究底。钟老取出九月十六日的《光明日报》，上面载有他的近作《裘沙和他的〈阿Q正传二百图〉》，说：“我不是语言学家。但你‘逼人太甚’，权且以拙作为例，谈点体会吧。”

我很喜欢钟老的这篇评论。全文不过两千余字，既评了画，更评了人。读来铿锵上口，余韵无穷，如风之摆柳，郎之相随，鹰之翱翔，蛇之蜿蜒，确有美的神韵，极易背诵。我知道，钟老甚喜鲁迅的文学语言，许多篇什的段落，他都能背诵。显然，钟老的文笔，得益于鲁迅不少。

钟老念了文章的开头一段：“在延安鲁艺，江丰是我的老师。过了三十年，我们都成了‘五七’干校的同学。我的专业是清扫厕所兼攻积肥，他呢，时而拉砖，时而运土。……”接着说：“这几句，回忆往事，用的是直叙法，未加半点议论。我不过在很俗的‘清扫厕所’和‘积肥’（因为这些劳动当时是带惩罚性的）两词前，有意用了很雅的词‘专业’和‘兼攻’来装饰。说‘我的专业是清扫厕所兼攻积肥’。这一来，于俏皮之外，更主要的是想传出一种在逆境中对生活取乐观进取精神的‘神’。不知读者读起来是否有此效果？倘只是平淡数来，‘我被强迫劳动，扫厕所，积肥’。那溢于纸上的，岂不除了哀怨，便是牢骚了！革命者怎么能这样反思生活？因为生活，即使是十年动乱的生活，也是革命者的教科书啊！”

经钟老这么一点化，我再反复吟读咀嚼，思之再三，倒真觉得是那么个味。语言感受和修养上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奥秘，似乎懂得些了。钟老兴致更高了。又说：“语言怎样才能避免一般化，真正有个性呢？我写裘沙以炽烈的情感从事创作，裘沙送《二百图》来时，两次愀然地说：‘这回我把自己摆进去了。’照公式化的写法，行文至

此，便当引经据典以论证这‘摆进去’的重要性了。我却未用此法，仅以‘这摆进去，是以各人的情况不同而不同的’一转，尽可能形象、具体地写道：‘阿Q式的恋爱悲剧，作者没有过。无奈时，也只拔野菜，并不偷萝卜。（裘沙于十年浩劫中被扣发工资，曾穷困到拔野菜充饥的地步。）但在十年内乱中，却经历过走投无路的况味！至于假洋鬼子的‘不准革命’，更是这许多年来人们都领略过的了。因此，当裘沙与阿Q在木炭之上共同生活了好几年之后，等到画成阿Q之死，自己倒凄然起来……’这样写，把思想与形象、叙事与情感掺和起来，寓褒贬于深沉的描写之事，是否算得上有点个性、有‘我’的风格？请君品评。”

这回可不是那讨厌的时钟，是勤恳的阿姨，进房来催大家用餐了。于是，钟老风趣地说：“大师傅难惹！闲扯到此打住，品评我们的四川熬锅肉去也！”

1981年10月于成都

故里情深

——随沙老还乡日记五则

1985年6月，81岁高龄的老作家沙汀同志返回他阔别多年的故乡安县。沙老此行，受到县委、县府和家乡人民的盛情款待，重游了县城、睢水、秀水、河清等地，并走访了农村的专业户，充分表现了一位与人民休戚相关、与时代脉搏共同跳动的前辈革命文学家令人感佩的精神面貌。下面披露我随沙老还乡的日记数则，以飨读者。

1985年6月7日 星期五 晴

晨八时半，周克芹和安县来接沙老的同志前来锦江宾馆汇合，一并驱车向北。

我奉命与沙老同车，好记下他沿途触景生情所发感慨。更重要的是，老人家时间观念甚强，他要在途中回首往事。显然，这既是我的任务所在，也是我学习的良机。

车出北门，驶上郊区公路，沙老便打开了话闸。看道旁不时出现的小茶馆，他很有感触地说：“到茶馆坐坐，很有意思。外省人不理解我们何以喜欢坐茶馆，误以为四川人懒，坐茶馆消磨光阴。还有的晋绥干部总觉得那里特务活动多，做鸦片生意的多，问题复杂。他们以为所有的茶馆都是如此。其实不尽然。多数茶馆都有行业性的，搞百货的，搞布匹的，都有专门汇聚的茶馆，在那里探听行情，那里是信息中心，许多生意都在那里拍板成交。所以信息问题，古已有之。”哦，难怪沙老那个脍炙人口的短篇，题目就叫《在其香居茶馆里》！

目睹道旁一望无垠的绿油油的庄稼，沙老不断地赞叹说：“四川这块地方就是好，沃野千里。”他接着谈起了川籍的几位老作家。“巴老的‘激流三部曲’是写四川的，写他自己的家庭和经历，写封建家庭的解体和崩溃，写得很深刻，影响很大。巴老不